



倪煥之

倪 焕 之

原著	叶圣陶
改编	李白英
绘画	盛增祥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倪 焕 之

原 著 叶 圣 陶

改 编 李 白 英

绘 画 盛 增 祥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中环路672弄33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4 印张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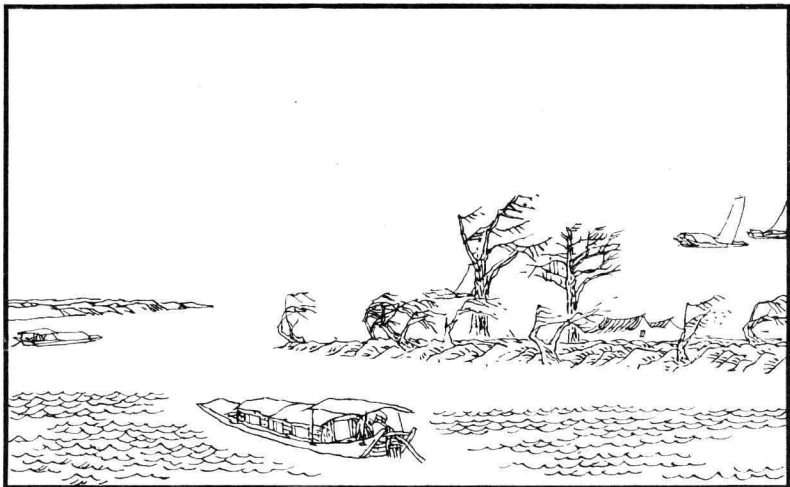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—220,0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2985

定价：0.27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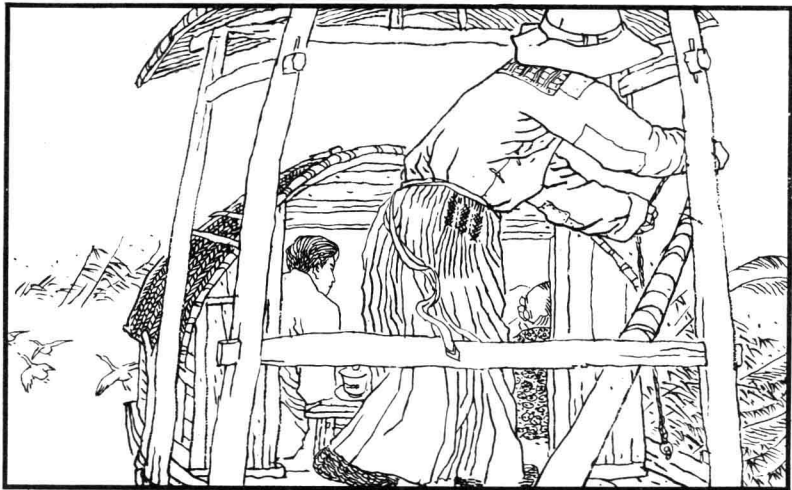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 倪焕之是“五四”时期寻求进步的青年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怀着教育万能的思想，想依靠教育来改造社会。他不了解从根本上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千百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。因而他和地方开明人士蒋冰如，共同从事改革教育的事业，在地方封建势力的反对下，遭到彻底的失败。后来，在“五四运动”和同学王乐山的影响下，他离开乡镇，到了上海，投身于“五卅”反帝斗争，接触了革命理论和工人群众，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变化。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屠杀无数的革命志士和工农群众，倪焕之在悲愤和失望中患病死去。临死前，他还对革命寄予无限的希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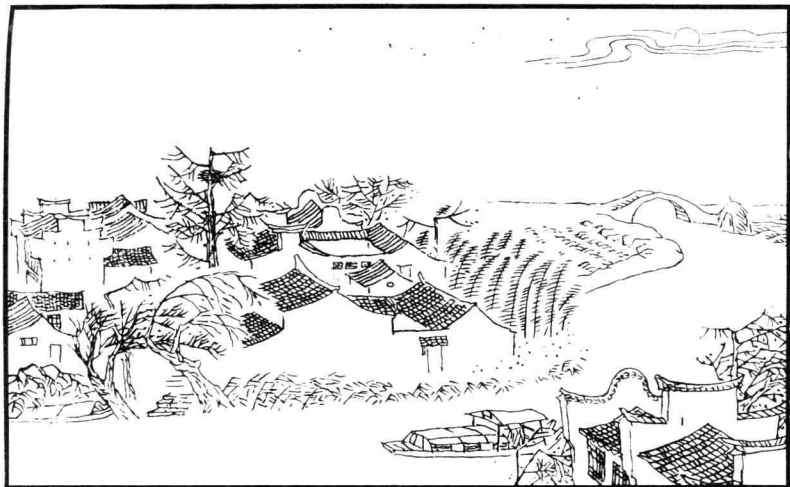
(1) 一九一七年春节过后，吴淞江上有条低篷船正缓慢地
向南行驶。舱里坐着两个青年：一个叫金树伯，一个叫倪焕之。
他俩是中学时代同学。这次，金树伯受镇上公立小学校长蒋冰如
的委托，来接倪焕之到校教书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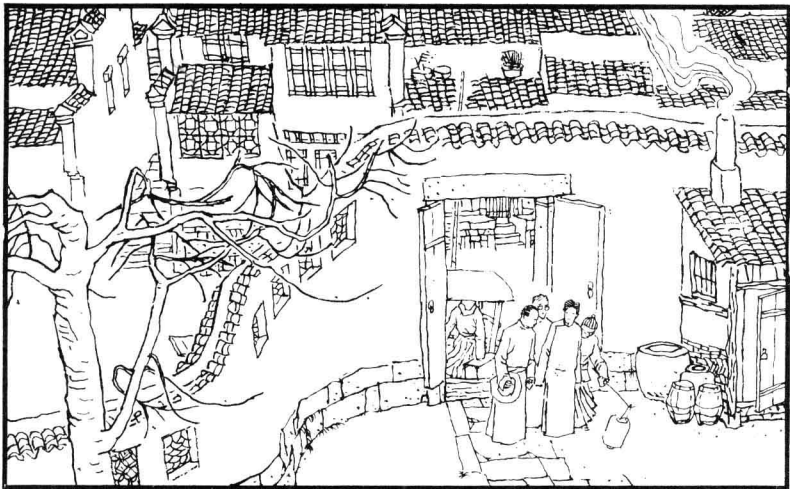
(2) 树伯燃了根卷烟，耸耸肩说：“你先前不是说过，当小学教员是最没出息的事，现在怎么又热心干起来了呢？”
焕之郑重地说：“是的，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同事，他那为儿童服务的忘我精神感动了我，才改变了我以前的想法。”



(3) 焕之说，蒋冰如是个日本留学生，热心于教育，倒也不可多得。树伯淡然说，他的田和店都有人管，闲着没事，所以弄个校长玩玩；另外，他还有点私心，自己当校长，可以把两个儿子教育得特别好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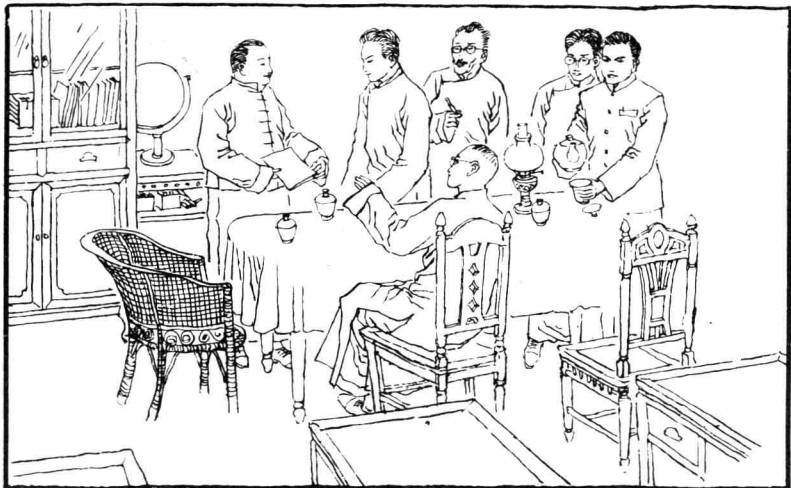
(4) 焕之却有不同的看法，说这算不得私心。他把学校办好，便宜了自己的儿子，同时也便宜了人家的儿子。从实际说，那就不是私心而是为了公众了。



(5) 两人谈了一阵子话，船已靠上学校后门埠头。焕之跳上石阶，早已站在那里等候的蒋冰如，象是迎接老朋友似的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倪先生，欢迎，欢迎！路上辛苦了，到里边休息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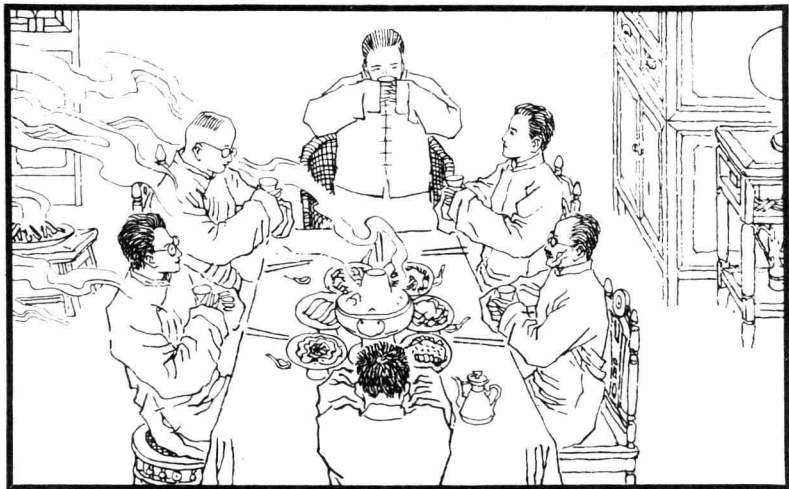
(6) 冰如引焕之进了休息室，里边坐着的三个人一齐站起来。冰如给焕之一一介绍：徐佑甫先生是三年级级任；李毅公先生教理科；陆三复先生是体操教师。焕之谦逊地说：“今后请诸位多多指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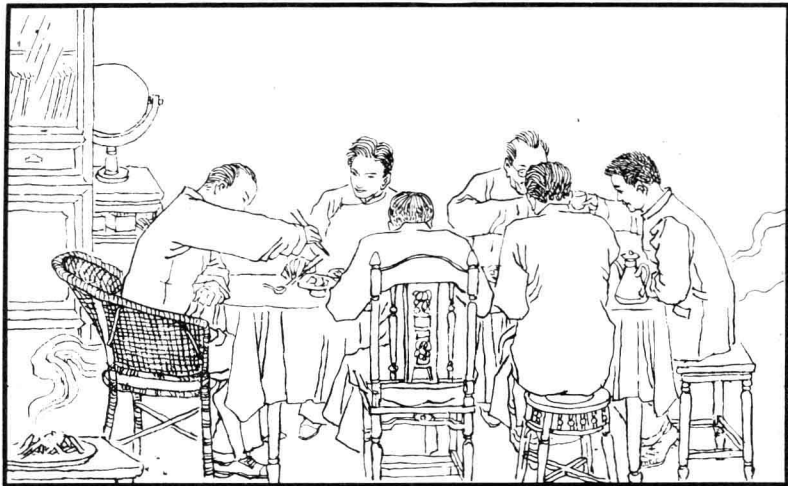
(7) 冰如伸手到口袋里，掏出一卷稿纸，递给焕之说：“这是我草拟的一份教育计划，请焕之先生看看。”焕之刚接到手，树伯便打趣说：“人家冒着寒风坐了半天船，还没坐定，就叫他看文章，何必那么急呢？”



(8) 焕之与冰如有着同样的热情，正急切地要打开来看，校役捧着一盘肴馔进来。冰如招呼焕之道：“先喝酒吧，文章请你等一会再看。”



(9) 大家坐下后,一边饮酒,一边谈论着。冰如举杯说:“教育不是我的专业,却是我的嗜好。”焕之坦率地说:“我也没学过教育,只在中学毕了业,但我相信,只要对这事业有了兴趣,就能把这个学校办好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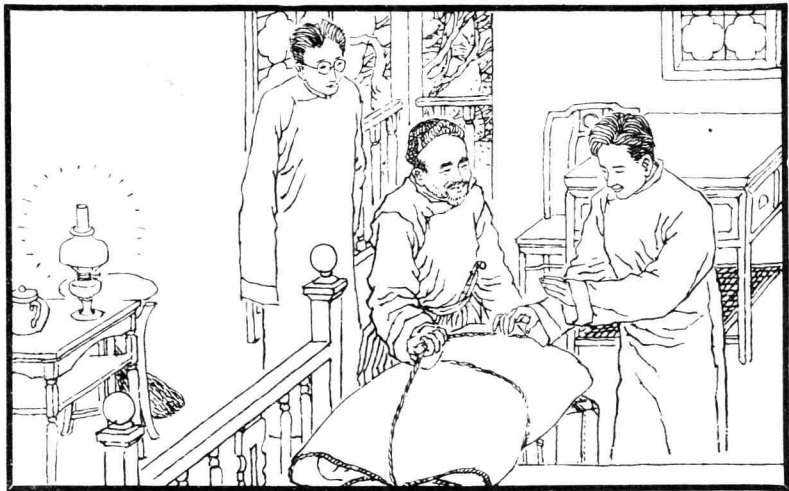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冰如点头说：“是啊，当教师的第一要认识儿童，认识他们不同的个性，才能因人施教。这就涉及心理学、伦理学等范围。”焕之赞同说：“是这样，兴味越好越要研究，越研究越有兴味，这是人生的幸福。”



(11) 他们从教育谈到政治，谈到袁世凯称帝、军阀混战。焕之说，他相信中国总有好起来的一天，最根本的办法是培养有志于改造中国的人才，这除了教育没有别的事业可以担当，所以一切希望在教育。冰如连连点头，十分赞同。



(12) 酒过三巡，树伯起身要走。冰如提着灯笼伴他同行。焕之送到门口，望着他俩远去的身影和摇荡的灯笼烛光，觉得幽静的乡村夜景，充满着诗意。



(13) 李毅公招呼焕之进卧室。校工水根搬来行李，要给焕之铺床。焕之和蔼地阻止道：“这个，我自己来。”水根缩住了手，惊奇地看着这位新来的先生。